



王宗仁

雪山采春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王宗仁

雪山采春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二年 · 成都

责任编辑：吴若萍

封面设计：戴卫

封面题字：陈希仲

雪山采春

王宗仁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5 1/2 插页2 字数100千
1982年9月第一版 1982年9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：1—3,200册

书号：10118·597

定价：0.44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个集子收集了作者在青藏高原工作期间创作的二十五篇散文作品。其中有写军民友谊的，有写翻身农奴获得新生的喜悦的，有写建设边疆的英勇献身精神的，也有写三中全会后各条战线涌现出来的新人物的心灵美的，这是一组沸腾生活的浪花。透过它，我们可以看到时代的战斗风貌。这对我们今天克服前进中的困难，坚定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信心，很有裨益。

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比较深刻，感受比较真切。在表现上，构思缜密，语言生动，有一定的感染力。

目 录

夜明星·····	1
彩色的河流·····	8
会说话的星星·····	15
“帐 篷”·····	23
没有故事性的故事·····	32
考 试·····	40
戈壁新村·····	45
三只鸡·····	53
惠嫂灯·····	57
沙漠里的海·····	63
雪山采春·····	71
窑 洞·····	80
“将军院”的娃娃·····	90
甜水井·····	97
狩猎昆仑山·····	102
彩色的沙粒·····	109

戈壁鸟.....	116
树杈上的星星.....	121
昆仑桥.....	124
杜鹃酒.....	128
写在她远行的路上.....	134
卷在窗帘里的梦.....	150
征途上的爱情.....	172
瓜蔓爬上了小房.....	187
昆仑窗.....	195

夜 明 星

傍晚，西藏高原上的山山水水都笼罩在杏黄色的晚霞里。我乘坐的解放牌汽车向投宿地马可沟飞奔。

马可沟，我并不陌生，它是唐古拉山中的一个牧村。解放初，我曾去过那里。十多年前，我当汽车驾驶员时，又经常在那里歇脚，住过阿爸的帐篷，喝过阿妈的酥油茶……马可沟，给了我们这些运输战士多少温暖呀！此刻，我回忆着那长长的帐篷街，那碎石铺成的村道，那敦厚朴实的藏胞，那香味浓郁的酥油茶，心里涌起一股重返故乡的亲切之感。车子开得已经够快了，我还巴不得一下子就飞到马可沟才好。

汽车顺着山坡转了个月牙形的弯，忽然眼前跃出了万点灯火，银花似锦，好不豁亮！“这是到了

哪里？”我努力在记忆的长河里寻找着，怎么也记不起有这么个地方。怪了！

就在这时，汽车在一幢白墙红瓦的房子前面停下了。司机从驾驶室伸出手来，向车上的人摇了摇，说：“马可沟到了，下车吧。”我这才知道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原来就是我过去熟悉的马可沟。

下了车，我见到处处都是电灯：山坡上一层层，沟底里一排排，汇成一片灯海。远处近处传来各种机器的声响。

这时，从灯影里走出一个人来，这是一位藏族老阿爸。他身材高大，走起路来脚步咚咚地响。到我跟前了，他忽然止了步，惊喜地喊道：

“这不是小李子吗？”

“啊，索朗阿爸！”

老人用他那结满了硬茧的大手紧握着我的手久久地不松开。他又是扳我的肩膀，又是捶我的胸。然后，笑着说：“一离开就十多年了，该把咱高原忘了吧？”

我听到这个“咱”字，心里热呼呼的，老人多会儿也不把子弟兵当外人看。我赶忙回答：“看你说的，这些年，我不知道梦见你们多少回了。”

老人张开蓬满胡须的嘴，满意地笑着说：“这就好，咱爷俩一个样，我也是常常梦见你和同志

们。”

我问了阿爸这些年身体、生活的情况，老人爽朗地笑道：“好！好！”

我又问阿爸现在在生产队干啥工作，他伸出手来朝着眼前的一片灯海划了个大圈，说：“你瞧，就是经管这些夜明星。”

“夜明星，”多么富有诗意的字眼！阿爸怕我不理解，又说：“我的手轻轻地一合闸，马达叫了，轮子转了，机器唱了，电灯亮了。我干的就是这个工作，管电的！”

阿爸领我信步走上了旁边的土坎，指着那一片亮闪闪的电灯告诉我，松树崖是公社的磨面厂，草坝上是福音药厂，五里湾是拖拉机站，独子山是新近才成立的皮革厂……这些地方我是多么熟悉呀！它们昔日的情景还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里：松树崖是天葬场，草坝上是要饭街，五里湾是鬼火滩，唯有独子山富有，那是奴隶主的园林。

索朗阿爸说：“咱们这条帐篷街大变样了！小李子，你还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时这里的情景吗？”

阿爸这么一说，我的眼前立即浮现出一盏昏黄的酥油灯来。

那是西藏和平解放后不久，百万农奴仍然受着三大领主的残酷压迫。当时，马可沟是一条窄小、肮

脏、破旧的帐篷街。街上满是乱石、粪便、牛角，还有一个个污水坑。白天街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到了晚上，牧民们从四方要饭回来在这儿过夜，街上才响起疲惫的脚步声，凄惨的哭叫声，还夹杂着有气无力的诵经念佛声。三大领主称这条帐篷街为“邦仓”，意思是“乞丐居住的地方”。每户除了一顶夏不遮雨、冬不挡风的破帐篷和要饭的破碗，就别无所有了。

一天夜里，我们运输小分队来到马可沟，牧民们已经睡了。帐篷街一片死寂。我们没有打扰这些苦难的牧民，在街头悄悄地吃了些干粮，喝了点自带的开水，准备露宿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战士忽然惊奇地叫了一声：

“灯！”

我们扭过头一看，街中间的路边隐隐约约地闪现出一豆灯光。我们怀着好奇心走过去，只见一段残墙上放着一个破碗，碗里放着一根细细的绳头，绳头吐着微弱的光。灯下，一位藏族阿爸正在铺着铺草——干草、青稞秸之类的东西。他已经摊开了一大片，见我们来了，站起来，笑笑说：“刚才下过一场雪，地上湿得能挤出水来，同志们睡下会闹病的。我收拾收拾，你们就睡在这儿吧。唉，没法子，家里穷呀，连个灯也没有。”就在他说话的当

儿，刮来一阵风，把灯吹灭了，立时满街又变得黑洞洞的。只听“咣”地一声，老人在摸灯的时候，把放在旁边的一碗酥油茶碰翻了，碗碎了。唉，这是他专为亲人准备的仅有的一碗酥油茶呀。

那天夜里，我们躺在阿爸为我们收拾的“暖心铺”上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这个阿爸就是索朗。

一九五九年三月，西藏高原上还是大雪压山，寒气袭人。武装叛乱刚发动不久，我们汽车队赶运一批军用物资到边防某地。一天傍晚我们又一次来到马可沟。因为前面的公路桥被叛匪破坏了，正在连夜抢修，我们只得在马可沟过夜。这儿，空荡荡的，满目凄凉。我走遍了帐篷街也没找到索朗阿爸。我很难过，心想：这场罪恶的叛乱给牧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呀！

半夜里，桥修好了，我们立即踏上征途。就在汽车要过桥的时候，忽听得桥头上有人喊道：

“同志们，别太快了，桥刚修好！”

啊，这声音多么熟悉！我赶忙煞住车，跳下来一看，原来正是索朗阿爸。我高兴极了，一把抓住阿爸的手，问：“阿爸，您……”

“本来我们要在桥头挂盏灯，给同志们照路，可是前天一股该死的叛匪窜到这里，把我们的东西都抢光了，连盏灯都没留下！”

阿爸的话使我眼前突然亮堂起来。老人的心脏过多少盏灯啊！

现在阿爸提起了过去，我望着眼前马可沟美丽的串串明灯，激动地说：“变了，变得我一点儿也认不出来了。”老人呵呵地笑了起来。

晚上，我特意和索朗阿爸住在一起。我们围绕着电灯的事谈得很晚。那明亮的电灯似乎懂得我们的心情，用金亮金亮的光芒把阿爸照得容光焕发。我静静地听阿爸讲着水电站的故事。

那是一九七七年的一天，大队老支书来到索朗阿爸的帐篷里，告诉他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：

“县上决定要在咱这山沟修水电站，这月中旬就开工。”

索朗老人听了笑得合不上嘴，每根胡须都在颤动。他对老支书说：“要我干什么，你就说吧。咱这肩膀说不上是钢筋铁骨，可也是苦水里磨炼出来的。”

老支书直截了当地下达了任务：“让你带一队人马把黑龙潭的水牵到山下的坝子里来。”

黑龙潭在深山的一个高崖下，它和坝子隔着两个山头。多少年来，人们总想把它引来灌溉田地，可是都没有办成。今天，索朗阿爸要治服黑龙潭，行吗？老人捻着胡须，想了一会儿，坚定地 说：

“好，莫说‘黑龙’卧在深山，就是钻进东海，我们也要把它牵出来！”

事情就这样定下了。

索朗阿爸是爆破组的组长，他提着打钎的铁锤，带领社员们在山里钻洞、装药、起爆。那轰隆轰隆的声音就象翻身农奴的呐喊，威力大着呢！工棚里，示意图上那标志开洞工程进度的红箭头，一个劲儿地往前蹿。仅仅二十天，就穿过了第一座山；五十天，又穿透了第二座山。

两座山打通了，索朗阿爸又带领人马继续投入筑坝战斗。不久，一道雄伟的拦水坝就挺立在唐古拉山下。

那是一个多么欢乐的夜晚呀！从山下那雪白的电机房里传出了机器的轰鸣声。索朗阿爸轻轻地合上电闸，哗地一下，马可沟第一次缀满了金灿灿的夜明星。

夜，已经很深了。我睡不着，走出帐篷，站在一个土坡上，望着漫山遍野的夜明星，思潮起伏。我想：翻身农奴索朗阿爸，不正是一颗亮闪闪的夜明星吗！

彩 色 的 河 流

正是格桑花开放的盛夏，这天，我们一行六个人乘坐着一辆解放牌卡车，奔驰在藏北草原上，车上装着运往一个农机站工地的建筑器材，这和我们一点没关系。说起来挺有意思，搭车前我们这六个人还素不相识；老乔是最近从上海调到西藏某地质勘探队工作的；杜大爷刚刚离开八百里秦川，要去边防哨所看望儿子；寒松年是个主动申请来西藏牧区落户的知识青年；唯一的藏族姑娘德钦卓玛是个兽医，刚从县里兽疫防治所取药回来；再就是和我坐在一起的解放军战士小高了，他二十岁刚出头，长得聪明精悍，一路上都很少主动和人搭言，所以我对他的情况了解的不多，只知道他是个汽车兵，刚刚从家乡探亲回部队去。我往他跟前靠了靠，找话和他唠起来：

“西藏这个地方目前汽车还是主要交通工具，开汽车的天地广阔着呢！”

他微微一笑，点点头，用双手比划着做了个操作方向盘的动作：“所以我很爱我干的这一行。服役期满后我想继续留在这儿开车。将来火车通了，我就改行开火车。”

他回答得很简短，多余的话没有，但耐人寻味。一琢磨，就知道他热爱边疆、扎根边疆干革命的决心是铁定了。

“哪里人呀？”我又问。

“北京。住在东长安街上。”

坐在对面的寒松年一听这话，忙把手伸过来，兴奋地说：“真是巧极了，我也是北京人，家住西长安街，咱们还是‘老乡’呢！”

说着，他就攥起小高的手狠劲一拉，小高没动地方，他自己却离开了位子。大伙儿都笑了，来自北京的两个年轻人，引来大家羡慕而又亲切的目光。接着，我们又都伸出手和他俩紧紧地握着，仿佛是久别重逢。是啊，北京城，您是亿万人民心中的城！北京人，您是亿万人民心目中最幸福的人！在这远离首都的边疆能遇上从首都北京来的人，谁个心里能不热得发烫？兽医德钦卓玛扬起长长的睫毛，用流利的汉话对大家说：

“你们几位同志为了建设和保卫西藏高原，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了，现在成了‘高原人’，都是我的‘老乡’啦！”

“对！对！咱们都是一家人！”

我看到不大爱说话的小高，此刻最兴奋，眉梢上挂满了笑意。

车厢里充满热烈而又亲切的气氛。看到这亲密无间的情景，谁会相信，我们在上车之前谁也不认识谁呢！是的，战斗在高原各条战线上的同志，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，经历不同，身份也不同，但是共同建设边疆的志愿把他们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，使他们有共同的感情，共同的语言，共同的行动！

汽车在高原上飞驰着，攀山，过河，跨沟，越岭……我们在车厢里继续热烈地交谈着，大家把祖国各地丰收的喜讯、战斗的新闻，都带到这临时组成的“旅途大家庭”中……

太阳和月亮在车篷的窗口上交替出现。我们在团结、友爱的旅途生活中送走了一天又一天。

这天下午，太阳只剩一竿高的时候，我们的汽车离开青藏公路，驶进了通往农机站工地的简易公路。走了一会儿，就遇到一条河，这是在高原上常见的那种雪水河，上游山中的雪水是它的主要水

源。这时节，正逢山上积雪消融，水位升高了，水势很猛，浪涛声震耳欲聋。河上看不见桥，我们只好把车停在了岸边。

这条河是从刀劈似的山峡中冲出来的，由于河床陡，水势就象脱缰的野马踢开两岸的山峰，奔腾急下，河面上不时涌起高高的水柱，或者旋起深深的漩涡。岸边的草丛中还明显地残存着一片片大水漫过后留下的残枝、败叶，显然，这里刚刚经过了一场山洪的洗劫，河水暴涨了。

一时，我们都感到束手无策，发呆似地站在岸上。

就在这时，河对岸出现了一位藏族阿爸，向我们招着手，比比划划地讲着什么，因为浪声太大无法听清，阿爸便脱掉藏袍顶在头上，从河中游了过来。他告诉我们，这是一条便道，坚固的公路桥还没有来得及修建，只是临时在河上架了个便桥。昨天暴发了一场山洪，桥被卷走了，现在汽车过河只有从水里走了。老阿爸面有难色地说：“水深，浪急，河床又不平，要先选好路线，我……”后来，我们才知道这位老阿爸是道班的养路工人。他刚从十多里外专程赶来为通过雪水河的车辆、行人指路。但是，他也不太熟悉水情。

我们都很感激这位热心的老阿爸，可马上又和